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奧 德 賽

(五)

荷 馬 著

傅 東 華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賽 德 奧

(五)

著 馬 荷  
譯 華 東 傅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 奧德賽

## 卷十六

迎小主忠僕報親父  
換哀容王兒認親父

那時候曙光方現，

茅屋裏，牧豬奴主客正舉火作晨餐，

自餘人都已驅豬田野間。

那看守豬圈的羣犬，

已把武楞馬卡斯的影蹤瞥見，

只並不嗥鳴作故態，

卻羣相搖尾迎前。

攸力栖茲見狀心稀罕，

又聽得步履蹇然，

乃向那牧豬奴悄悄言：

『攸米阿斯，你必有良朋蒞止，

抑或是熟人到此；

見羣屨並不鳴吠，

卻只迎前搖尾，

我聽見足音已漸邇。』

這話兒說猶未竟，

他兒子早已佇立在前門。

那牧豬奴一見大驚，

不覺得落下手中樽。

他急急奔前迎主人，

將他的面顏雙目雙手一一都親吻，

淚珠兒不住長淋。

譬如人有獨生兒遠在異境，

十載分離已長成，

一旦相逢悲不勝；

彼時那牧豬奴乍遇小主人，

也正有這般情景，

好像他死裏得逃生，

將他擁抱在胸懷，周身遍親吻，

嗚咽着將言進：

「忒楞馬卡斯，你是我雙目的光明，

你今日居然返鄉井！

自從你航行派洛斯，

我一切希望都泯。

好孩兒，你且進，

讓我把你這遠歸人看個分明，

聊以慰我的心境。

我們這裏田間牧豕人，

你須得少光臨。

你須得長居在宮禁，

好監視那求婚無賴人。」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老人啊，你這話我自當遵。」

我此來是爲省問，

並探聽我母親的音信，

不知她是否空房仍獨守，

抑終被他人引誘變初心，

致落得我父床幃更無主，

徒教蛛網叢生。」

於是那牧豬人乃應聲：

「你母親依然苦守在宮庭，

可憐她宵長日永，

常教淚眼送晨昏！」

說着，他接過忒楞馬卡斯手裏長矛一柄；

那王子跨過石門，舉步內進。

他父攸力栖茲見他走近，即便起身，

讓出了他的坐凳，

那王子急忙阻止將言進：

「客人啊，你但坐，莫勞心。

這是我自己的田園地境，

不愁無處可容身。

這老人，他會給我一坐凳。」

他說罷，他父便仍復將身坐定。

那牧豬人堆了些青綠柔蘆，

鋪上了羊毛一領，  
權作王兒的坐凳。

於是捧進了炙肉數盆，

乃是前宵所賸；

又把麵包裝入筐中進，

把藤蘿碗將酒調勻，

這纔與攸力栖茲對面坐定，

齊把面前酒食進。

迨至既餐亦既飲，

忒楞馬卡斯乃對那牧豬人問訊：

『這客人來自何方？』

他到此途中怎樣航？

可曾把姓名言講？

我料他不是徒行到此邦。』

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

『孩子啊，我願把實話言明。

他自言低原克里特人，

卻曾流浪到無數名城，

自以為命中注定。

後來他從提斯潑洛西亞人舟中逃脫身，

來到我這地境。

我今將他交給你，

聽憑你如何安頓。

他說要向你求為托庇人。』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老人啊，聽你言怎不令人心惻隱？」

可是我怎能帶客到家安頓？

我如今尚自年輕，

當日受人凌辱甚，

如今能否把冤伸，

也尚且不能自信。

況我母用心難測定，

究不知她顧念孩兒仍自主家庭，

尚依順國人輿論，

未曾把我父床幃污濁，

抑已受他人厚財誘引，操守難終竟。

只是這客人既已到我國境，

我將贈彼衫袍各一身，

並一對繩鞋，一柄雙鋒的利刃。

他若還不願久留停，

我便隨他心願送他行。

只若你願將他留在田間供使役，

那末他衣食所需俱由我供應，

好使你負擔稍輕。

至於那些求婚無賴人，

我不願叫他接近；

因此輩暴戾強橫，

恐對他侮辱譏嘲令我難忍。

爲的是，縱教人強力多能，

也無如衆寡之分，在勢不能取勝。」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乃作聲：

「朋友啊，我料也有權將話應；

我聽你方纔所說，

那些求婚無賴恁強橫，

敢這般擾亂你的宮禁，

不由人氣憤填膺。

只是你且言明：

這是你忍受甘心，

抑或是天意如斯，人心不順？

想人當急難，無如親弟兄；

你如今是否弟兄們不肯將心盡？

我倘然似你年輕，

體力與雄心相稱，

倘然那攸力栖茲是我的父親，

又倘使我便是攸力栖茲，終歸鄉井，

（因爲這希望至今未可泯，）

我便立與我仇人拚命，

若不是他們先斷我首領，

便是我做他們的大禍根。

我明知隻手孤身，

衆寡之分，斷難取勝，

也寧願死在自己的宮庭，



不願再目覩那種不堪行徑。

你想他們侮辱了嘉賓，玷污了宮嬪，

糟塌了美酒，浪費了食品，

不知這局面何時方終竟！

於是密慎的忒楞馬卡斯乃將話應：

「客人啊，既蒙你替我氣憤，

請聽我把情由說個清。

說起我國人，對我素來無怨恨；

我也無從怨弟兄，

原來我家裏命中注定，

累代來一子單承。

我祖雷厄提茲是獨子，

阿塞蘇斯之所生；

我父攸力栖茲也乏季和昆。

他只單生我一人，

又不獲膝下娛親。

由是我家便爲狠毒小人所佔領：

原來我邦的隣境，

有查辛、沙米、杜利、嶽，

那其間當權的貴族，

與夫我本地的威勢權臣，

羣向我母氏求婚，

因而糟塌了我家庭。

她既不敢拒絕他們的求請，

又不敢索性應承，

把此事落個究竟；

他們於是在我宮中恣饗飲，

行把我家財銷蝕盡，

並圖收拾我的性命。

我至今別無計忖，

唯有仗神明默佑在冥冥。

只是老人，須煩你速向我母親報個信，

說我已從派洛斯安穩作歸程。

我在此等候你的回音，

你須得要機密謹慎，

切不可洩漏風聲，

爲的是，圖謀我者大有其人。」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你所言我已悟領，

更無勞囑咐叮嚀，

我原來不是愚蠢。

只還有一事須請說分明：

我此去，是否該與你那可憐祖父也報個信？

想當日，你父親出外長征，

你祖雖然也憂悶，

卻尙能親到田間視省，

腹飢時，也尙與家人同食飲。

及至你向派洛斯黑夜潛行，

一去杳無音信，

他從此飲食無心，

也不復到田間視省，

日唯孤坐着歎喟呻吟，

但見的骨瘦嶮嶮日消損。」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乃答言：

「我祖父真也可憐，

只如今唯有聽其然；

因若要稱人心願，

那末第一件，便須盼我父立即歸旋。

你此行須要速去速還，

莫再遠道兒去尋我祖到田間。

你只消請我母親差一侍兒將信轉，  
卻仍須機密爲先。」

說罷，他打發牧豬人即刻前行，

牧豬人繫上繩鞋自進城。

唯時密涅發神已知信，

便幻作個頗長美女降落自天庭。

她在茅屋門前站定，

故使攸力栖茲瞥見容形。

忒楞馬卡斯卻不見她踪影，

爲的是天神隱現可隨心。

彼時羣犬也已見她臨，

卻都不敢嗥鳴，

只悄作鳴聲潛遁。

那女神獨向攸力栖茲丟眼色，

他心中便已分明，

急忙走出了中庭，

越過籬門出外迎，

便聞她發語叮嚀：

「機警的攸力栖茲，

雷厄提茲之所生，

你如今可把真情對你子說分明，

休再對他瞞隱。

迨你把處死求婚人的方略定，

便可以和他同入城。

我自己也當不離左近，

爲的是這場決鬪我也甚關心。」

她說罷，使用金杖點他身，

那攸力栖茲，霎時間變得衫袍潔整，

驀地裏魁梧英挺；

面上容光亦煥發，

兩顴肌肉忽豐盈，

頰下虬髯似戟生。

如是的換形既竟，

那女神便高舉返天庭。

攸力栖茲仍把柴門進，

他兒子一見大驚，

雙目低垂不正視，

好一似敬懼神明，

久久方纔敢作聲：

「客人啊，你一霎時似乎換了個人：

你的衣裳已潔整，

你的肌肉已豐盈。

你定必是管天庭的一位尊神。

我們如今求你賜恩！

我們也當報德獻犧牲，

並獻上精良金器皿。

總求你格外憐矜！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我並非天上神明，

你怎可將人比作神？

我就是你的父親，

你因思我日憂心，

在家中忍受欺凌。」

他說罷將兒親吻；

縱平時常把淚兒能強忍，

到此也被頰淋漓不禁。

可是忒楞馬卡斯心中猶未信，

因更覓言詞對應：

「否否，此事令人難信！

你不是攸力栖茲，

你不是我的父親。

你必是天上神明來騙我，

使我愈加哭泣愈悲辛。

你方纔襤褸老耄，

忽爾似天上神明，

想這般老少得隨心，

世上人決沒有這樣神奇本領，

除非是有神默助在冥冥。』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忒楞馬卡斯，你如今在親父面前，

須不應過分驚奇，心懷疑念。

包管你不會有第二個攸力栖茲出現：

攸力栖茲便是我，

你如今親眼目見，

我在外久經困苦顛連，

到於今二十年頭方得旋。

我方才忽換容顏，

乃是密涅發尊神使變；

只因她神通無限，

所以我方纔老耄襤褸如乞丐，

忽變作衣服翩翩一少年。

原來是世人榮辱予奪總由天。』

他說罷將身坐下，

忒楞馬卡斯手環父頸淚如麻。

父子二人悲情難復壓，

大慟嚎啕聲至嘎。

譬如那彎爪的鷹鷂，

有雛兒集中未長大，

忽被農夫偷竊去，

便不免啼泣呀呀。

牠父子彼時不住唏噓將淚洒，

正是禽啼不亞。

若不是忒楞馬卡斯忽把話兒插，

料應到日落西山也沒個休罷。

他說道：『父親，是何人將船送你歸鄉井？

那船上人曾否留名姓？

我料你決不是徒步作歸程。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兒呀，待我把實情說與你聽。

送我歸來的是菲細安人，

海上行舟素有名，

也曾爲他人方便送歸程。

我在船中一夢未醒，

他們已將船渡過滄溟，

送我到伊大卡的地境，

並贈我巨量金銅和織錦；

我奉天神之命，

已把牠們在洞裏貯藏惟謹。

我今幻形獨到此，

乃是遵密涅發神之命，

欲與你把殺敵計謀商定。

你且言那求婚無賴究有若干人，

並細說他們的流品，

使我心中有個計忖，

好決定是否我們單獨所能勝，

抑須覓他人幫襯。」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父親啊，你誠然素日威名四震，

也知你是個戰場的勇士，帷幄的謀臣；

只聽你方纔議論，

覺未免誇張太甚，令我心驚。

想他們人衆可成軍，

又是一個個驍勇無倫，

你我二人怎能與彼爭強取勝？

原來那求婚無賴，

非僅是一二十人，

待我算來你聽：

由杜利嶺來者計有五十二人，

外有六人從侍隨跟；

由沙米來者二十四人；

由查辛沮島來者二十人；

伊大卡本地十二人，



也俱是素有聲名；

此外尚有那作承宣官的美登，

與夫那神聖歌入，

還有二從人擅長烹飪。

倘若你我二人單獨和他們拚命，

我怕這段深仇報不成，

反不免自遭不幸。

所以你倘須求人幫襯，

你且想誰能出力效忠誠？」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柄茲將話應：

「待我說來你且聽。

倘若得密涅發和那宙斯神，

聯合着幫助我們，

你是否更須求助他人？」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若得你所說那天上二神幫襯，

自然是上好的援軍。

原來那二神管轄羣倫，

天上人間俱聽命。」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柄茲將話應：

「一俟我們到宮中與求婚人開聲，

那二神便會來臨。

只是你明日早晨，須先返宮庭。

我隨後仍幻作老丐模形，

着那牧豬人領我進城。

你倘見求婚人對我肆強橫，

須得要竭力熬忍；

即使他們曳我脚跟拖我出門，

或把箭頭向我扔，

你也仍須熬忍莫張聲。

你只可用溫言勸阻他們，

但說莫把事兒做過分。

只是你的話，他們自然不肯聽，

爲的是他們的末日已來臨。

還有一言你細聽：

一俟那密涅發啓發我心，

我便對你點頭示信，

你便把庭中兵器挪移乾淨，

拿到後宮去度藏嚴謹。

倘若那求婚人追問你由因，

你使用溫言權且蒙混，

只說：「我欲免牠們再被煙霧；

因牠們比起我父出門時候，

已完全失卻光明，

都只爲爐煙太近，

故所以積垢蒙塵。

且我恍曾受天神示警，

只覺得甚可擔心，

怕諸君酒後動刀兵，

或竟至殺傷人命，

便不免玷污了筵宴婚姻。

爲的是見武器晶瑩耀眼，

常可惹動人殺戮之心。」

你又是欺騙衆人，

一面暗藏起二刃二矛二皮盾，

備你我二人攔用又縱橫。

彼時密涅發與宙斯神，

將使他們喪卻神魂。

更有一事須要牢牢記在心：

你若是真我親生，

須勿使我歸來消息稍露風聲。

莫叫你祖知音信，

也休告那牧豬人；

便是你娘親和宮內侍從們，

也切莫令知情。

必如是你我方能夠試驗那些婦人心，

並可見僕役們是否對你忠誠畏敬，

抑把你這王兒不放在心。」

於是那尊貴的王兒將話應：

『父親，我的心跡將來你自明；

非是我遲疑不肯將心盡，

卻以爲你這計策實難行，

於你我無補毫分，

所以你須得再思再忖！

你若親到田間巡問，

一處處去試驗奴僕們是否忠誠，

豈不是虛延時日枉勞心，

倒任那求婚無賴在宮庭，

仍可以自在逍遙，

把你的家財浪費盡？

至於那宮內婦人，

我卻也贊成你一驗真情，

藉可見誰人清白，那個不貞。

男人們無暇從詳證，

即使欲行，也須遲至宙斯示你個確信。」

他父子這樣談心，

唯時王子乘歸的船舶已達伊大卡城，

迨到港邊停泊定，

大衆使曳船上岸安停；

一面命從人卸起甲冑刀兵，

將那煌煌贈品逕送往克里吐斯家中寄頓。

然後差一人去到宮庭，

給皮涅羅皮報信，

說王子已在鄉村，

先命舟船駛進城，

爲的是怕母子驟然重見面，

將不勝驚喜交侵。

因此這差人與牧豬奴相遇在宮門，

負的是一般使命。

那差人進得宮庭，

便當着宮娥之面，

對王后發語張聲，

說道：『王后啊，你的兒已從派洛斯還歸鄉井。』

牧豬奴卻趨近后身，

把王兒所囑一一低陳。

迨到已將使命盡，

他便離開宮禁返鄉村。

唯時求婚人已經聞信，

頓覺得憂疑心不定，

便羣相走出宮庭，

跨過了高大牆門，

在門前聚齊紛議論；

首先發言者，攸力馬卡斯，

波里白斯之所生。

他說道：『我們欲使那孩兒不得生，

誰知他居然安穩到家門，

這事兒委實堪驚！

我們如今，須速備一艘快艇，

命漁人火速開行，

去給那海口設伏之人送信，

叫他們趕速作歸程。」

他這話說猶未竟，

在座的安非諾麥斯，偶一轉身，

正瞥見有船駛進港中心，

水手們有的收帆備下槳，

有的把槳楫手中橫。

他便微微含笑語同人：

「我們無用差人矣，

他們已將船駛進港裏；

不知他們是受神明默啓，

抑已見那孩子歸船駛過追無及。」

他說罷，大衆俱起身忙至海邊，

急把那船曳上岸，

各命從人將甲冑送往家中轉，

然後舟衆們都參加會議在門前，

自餘人無論青年老年，

俱不得列席其間。

遂有尤派提斯之子安廷諾阿對衆開言：

「此事說來正稀罕！

不知他急的邀神佑助離災險！

想我們白晝裏，有哨兵偵伺在山巔，

一個個瓜代蟬聯；

迨到日沉天色晚，

我們也從未離船上岸眠，

卻終宵來去巡洋面，  
不住的偵伺那歸船，  
直到天光明現。

又誰知神已送他安穩到鄉間，

我們如今須有個主見，

須把那孩兒結果了，莫令得生還；

因若他一日在人間，

我們此事前途希望鮮。

他本是個聰慧多謀的少年，

恐人心對我將離散。

所以你我須當下手先，

莫待他召集國人將此事傳揚遍。

我知他不肯再遲延，

當已是怒氣沖沖難復斂，

便欲把我們這圖謀未遂事對衆宣傳。

那時我們的陰謀暴顯，

必遭全國人唾棄憎嫌，

或竟被他們逐出國，

致須流落異鄉天。

所以我們須急速將人造，

走到鄉村將他用刀剄，

或迎擊在半途間；

然後我們勻分了他的資產，

只留那宮庭，讓他母或所嫁之人自管。

我這主意諸君倘不以爲然，

卻願他性命保全，繼承父產，

那末我們須勿復羣聚在宮中，

耗他資產供筵讌；

須各自把資財獻，

聽那皮涅羅皮自由拿主見，

且看誰最金多運好能常選。」

他說罷，大衆默然，

獨有安菲諾麥斯對衆開言——

他乃是奈薩斯之子，阿里替哀士之孫，

率領着一班求婚人來到此間；

只因他宅心正直善言談，

最得那王后心歡——

彼時他心存善念，對衆開言：

『朋友們，聽你們方纔謀把王兒結果，

我期期以爲不可；

你須知臣弑其君，

乃是駭人的過錯。

我以爲至少也須先把神明問過；

倘若那宙斯示下神讖認可，

莫說是我願效勞，

並也願激勵同夥；

倘不然，我勸你們休做。」

那安菲諾麥斯如是言，



衆人皆首肯心然。

於是相將仍進宮門裏，

就坐在光瑩坐椅間。

唯時那細心的皮涅羅皮，

心中新定了個主意，

欲再一露容顏在那求婚人裏。

原來她在後宮中，

已聽得謀害王兒的奸計，

乃是承宣官美登所報知，

因決計率同侍女出宮幃。

迨至羣無賴聚齊之地，

乃將身在廷柱憑依，

舉圍巾將面障翳，

對安廷諾阿申中責備：

「安廷諾阿，你是個惡毒小人！

想你在儕輩，向來以才辯著名聲，

誰知是徒有虛名。

你原來殘忍沒人心！

你因何要謀害王兒的性命？

又因何忤逆天神，

竟拒絕他人的哀懇？<sup>④</sup>

你欲待謀害同胞，

便是對天神犯大不敬。

豈忘你父因被人民困，

會到此避難逃生？

當初你父與退非安海盜聯盟，

擾害我友邦提斯潑洛西亞的百姓，

因激起國人公憤，

都欲致他的死命，

並將他財產瓜分。

多虧得攸力柄茲勸息了怒氣，卻退了追兵。

你如今不念舊恩，

反把他家室恣侵擾，

欲向他妻子求婚，

要謀害他兒性命，

害得我顛顛倒倒無計生存。

我願你速改了這般行徑，

並勸你同人也休要逼人太甚！

於是波里白斯之子攸力馬卡斯乃將話應：

『細心的皮涅羅皮，

愛揆立阿斯之所生，

你儘可放心大膽，

莫因此事苦焦心！

我生命與光明一日存，

料永無人敢謀害你兒性命。

我可以對你言明，

且我言與行素來相應：

倘若竟有這樣人

包管他血染我矛頭，斷難饒倖。

那攻城略陣的攸力，栖茲待我有恩情：

他嘗置我在膝上，

嘗與我薰肉儘啗，紅酒盈樽。

我所以把王兒認爲世上最親人。

我們這些求婚人，

斷不致加害他身。

我也知天刑神譴難逃遁。」

他說罷，王后心欣。

却誰知心與口豈真相應，

這發言人正是主謀人！

王后迴身進宮去，

念夫不住淚潛淋，

直至密涅發親身來撫慰，

終使她睡夢酣沉。

那日傍晚，牧豬人回到田間，

與攸力栖茲父子重相見。

他二人已宰了一幼豬，

正準備烹作晚餐。

彼時密涅發神又近前，

把攸力栖茲用杖一點，

使他重化作乞兒模樣，衰老容顏；

爲的是，怕那牧豬奴認出主人之面，

便欲給皮涅羅皮去報信，

遂不免消息風傳。

於是忒楞馬卡斯向牧豬人問訊：

「攸米阿斯，你已回來報命。

你在城中可聽見有何音信？

不知那些凶狠的求婚無賴輩，

業已撤伏作歸程，

抑尙在海中伺等？」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我在城中顛蹶而行，

並沒有心思問訊。

我急欲向你母親報了信，

便好趕歸來覆命。

誰知有一人已先我到宮庭，——

便是你舟中充水手的侍從人，——

他先我把你的事項說分明。

但有一事兒，因我目見故知情。

我行經黑梅斯山旁的路徑，

適見一快船方由海進，

那船中水手成羣，

滿載着銛矛和堅盾。

我猜那便是設伏之人，

却不知猜得可準。」

他說罷，忒楞馬卡斯斜睨了父親一眼，

背着牧豬人微笑嫣然。

彼時食事已齊全，

便相聚而進餐，

俱各開懷能飽啗。

迨至酒食而俱饜，

乃登榻享受安眠。

① Amphinemas.

② Nisus.

③ Autias.

④ Cowper. 譯本註：殆當初皮涅羅皮母子曾向安廷諾

阿哀懇求勿加害，而被拒絕。

## 卷十七

初入府母子喜重逢  
暗探宮君臣起衝突

未幾，玫瑰色曙光已現，

忒楞馬卡斯忙把繩鞋脚上拴，

提取了沉重長矛一柄，應手鋒銛。

他於是便欲動身到城裏，

因對牧豬奴囑咐言：

『老人啊，我要到城中和我母親相見，

爲的是我知她哭泣悲酸無間斷，

除非她親見我容顏。

我今有事囑托你：

你把這可憐的遊客帶到城裏，

好讓他沿途去求乞，

藉可以博得些兒殘杯賸屑。

我自己有事在心，

恨不能廣招待遠道來賓；

倘若那客人爲此心懷恨，

也只算他煩腦自甘尋。

我素來說話總由心。』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朋友啊，我本也不願淹留在此間。

我也知求乞人要能餬口，

市廛中勝似鄉田；

但遇着個存心良善，

總必肯施捨垂憐。

我已經衰老無能，

已不配住在田間效驅遣；

我自當如你所言，

由此人領導而前；

卻須待我在爐旁將身溫暖，

待那天上陽光見；

只緣我身上衣單，

怕晨霜凜烈將肌砭；

聽說是，城裏相離道路遠。』

他說罷，忒楞馬卡斯便急忙舉步前行，

一路上把報仇計策暗思尋。

迨到了自己的宮門，

先把那長矛在一柱上放定，

然後跨過石門更內進。

第一個見他的，是攸立克利亞，他的乳娘；

她把羊毛鋪椅正勤忙，

忽見小主好似由天降，

不由得趨前迎接淚浪浪；

其餘宮女們也俱爭先圍上，

熱親親吻他的額頭和頸項。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也出閨房，

好一似維那與岱雅那尊神模樣。

她淚流滿頰，一把將兒擁抱在胸膛，

吻着他的雙目和額額，

嗚咽着對他言講：

「忒楞馬卡斯，你是我甜蜜的光明！

我的親兒呀，你居然有今日重見娘親！

自從你瞞我私行，

到那派洛斯去探聽父親音信，

你一切希望都泯，

不料你今朝仍得轉歸程！

兒呀，快把你途中情景，

對你母細說分明。」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啊，母親，你休惹得我又把淚來零；

我如今方從死裏得逃生，

你休要再引起我的悲辛。

你且帶宮人去沐浴潔身，

去把衣裳更換新，

然後到樓中去對神明許大願，

說若宙斯神允許我們報得深仇恨，

願將百牢祭酬獻神明。

我要到市上去尋一同舟的客人；

原來我命舟人送彼先行，

並命拜里厄司帶到家中款待惟恭敬，

直待我親自來城。」

他如是將話叮嚀，



大衆聞言都聽信。

他母親於是沐浴潔身，

把衣裳更換一新，

對神明許下願心，

說若宙斯神允她報得深仇恨，

她願將百牢祭酬獻神明。

於是忒楞馬卡斯自出宮庭，

手提着長矛一柄，

二敏犬後面隨跟。

彼時密涅發已使他儀容異常英挺，

衆人相見，俱不免目瞪口呆驚。

那些求婚無賴黨，

也羣相圍聚前迎，

一個個口作甘言，心懷毒狠。

他撇下了這羣人，

獨自往把孟韜尋，

見他正與安替福斯哈利特西斯對坐談心，

俱是他父親自小的良朋。

他便也將身坐定，

經衆人問訊殷勤。

彼時那著名槍手拜里厄司帶領客人，

經過市場行且近。

忒楞馬卡斯不欲坐等，

便也舉步前迎。

於是拜里厄司將話進：

『忒楞馬卡斯，快差宮女們到我家中，

去取那門涅雷阿斯的贈品。』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拜里厄司，你且稍等！

我尚不知這裏事兒的究竟。

假使那求婚無賴，暗害了我的性命，

瓜分了我父的金銀，

我寧願你自己享用那些贈品。

只若我竟把他們誅戮都乾淨，

彼時我心內歡欣，

再勞你將牠們搬取到宮庭。」

他說着，將那跋涉辛勞的客子帶領到宮庭。

迨既把家門進，

便都卸下衣衫，披放在榻和凳，

進得光瑩浴室，去洗滌行塵。

一時宮女們替他們拂拭乾淨，

又把香膏遍體塗勻，

羊毛的衫褂加身，

便走出浴房，各在榻間坐定。

於是一僕人提進了貯水金瓶，

傾水在銀盆，備把手兒淨，

隨把一明瑩小桌在面前安放穩。

管家人獻上麵包，

羅列了多般食品。

彼時皮涅羅皮在一柱旁的榻上依凭，

紡績着纖細的絲綸，

迨衆人既餐亦既飲，

她這纔開始將言進：

『忒楞馬卡斯，你趁求婚人尙未進宮門，

絕口不提你父的音信，

好令人心煩悶！

我只索仍返樓頭，上牀臥寢，——

只可憐自從你父出外長征，

那牀幃已成了個悲愁之境，

一徑的在淚中浸！』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母親啊，你且莫行！

我願把經過事細說分明。

自從我們離鄉背井，

先到派洛斯去見那涅斯忒首領，

蒙他接待在宮庭，

父子們款我殷勤，

好一似久別慈親，一旦相逢情景。

他說我父死生消息未嘗聞，

只借我車騎馬匹，

命我向門涅雷阿斯去探聽。

我在彼得見赫楞，

原來希臘與特羅亞人的戰事由她起禍根。

那勇武的門涅雷阿斯，

問我到拉栖第夢有何使命，

我對他把家中事逐一言明，

他使這般將話應：

「天哪！可笑這班人不憚無能，

竟欲把勇士的牀幃佔領！

這可譬猛獅營穴在山頂，

有母鹿把初生乳子放在其中寢，

自到山谷山坡把食尋；

不一時猛獅歸洞，

那鹿兒母子俱遭非命；

料他日攸力栖茲得歸鄉井，

那些求婚無賴也當與這鹿兒同命。

啊，天父宙斯，暨密涅發阿坡羅諸神之垂聽！

想當日攸力栖茲在列斯堡英勇令人驚；

他與菲羅米雷提一場決鬪，

使得希臘人個個歡欣；

我願他當日英豪未稍損，

速歸來將那些小人處懲，

料他們立便遇災禍，

喜慶婚姻變作一場大不幸。

至於你方纔詢問事，

我知你急欲知情，

故不欲把虛言哄你聽信，

只把那海上老人所說，如實爲君陳。

他說曾見你父親，

在一海島上受盡了苦楚艱辛，

被妖人卡力普索在她宮中強拘禁，

既乏人手，又無舟楫可航行，

因此上已無能力歸鄉井。」

這是我從門涅雷阿斯得來的音信。

事後我便作歸程，

蒙天神賜我好風數陣，

因得迅速還歸國境。」

他說罷，他母心中大痛傷，

便有那神樣的提奧克力麥奴斯對衆言講。

「啊，攸力栖茲的可敬夫人，你休悲愴；

那門涅雷阿斯定必未知真相。

你不如聽我言講；

我願把預言直說絲毫無隱藏。

我先請雷阿斯作見證，

再請攸力栖茲的家神臨降，

也來證我言非誑。

我說攸力栖茲便如今已抵家鄉，

不知在何方潛走動，

抑曾尋妥處把身藏，

欲待把求婚人惡毒行爲暗訪，

備誅戮他們的奸黨。

我曾見有鷓鷹船右飛翔，

那便是個好朕兆，絲毫不爽，

業已對你兒明講。」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乃答言：

「客人啊，但願你所言都應驗！

我行將厚禮相酬，

好使你人人都豔羨。」

當衆人這樣言談，

那求婚無賴，正在宮門口取樂尋歡，

投戈擲餅，喧鬧一如前。

迨到了晚餐時間，

四野羊羣都已隨牧者歸欄，

那常侍餐的寵僕美登乃對衆開言：

「諒爺們歡娛已足，

請歸家待鋪餐桌。

想及時進食非爲惡。」

他說罷，大衆俱心欣，

相將都把宮門進，

隨把外衣脫下，披放在榻和凳。

然後宰割了羊兒肥腩，

殺戮了牛子油豚，

備辦起盛筵供一頓。

唯時攸力栖茲身在鄉村，

正與牧豬人準備進城。

聽那牧豬人瀕行將話進：

『客人，你心想今日進城，

正如我主人所命；

我本想托你日間留守待明晨，

又生怕他譴責我不該違命；

爲的是主子責言，最堪懍懍。

去罷。我和你卽此動身。

你看天色已垂暝，

怕夜來天氣須寒冷。』

於是聰慧的攸力柄茲將話應：

『我不是糊塗昏憤，

你所言我已分明。

我和你卽此動身，

一路上你做我的導引。

只若你有現成拐杖，

就請你給我一根，

因你說途中甚不平。』

他說罷，把一百孔的包囊抬上肩膀，

同一皮繩拴上。

攸米阿斯給他一枝拐杖，

便相將舉步前往，

獨撇下夥計們與羣犬看守豬棚。

那牧豬人不知同行的便是他主人君長，

卻似個年老乞兒模樣，  
衣衫破敝，舉步踉蹌。

二人行過崎嶇道，

將近城圍，至一口石砌清瑩池沼，

乃昔日伊大克斯<sup>①</sup>與奈利塔斯<sup>②</sup>坡力克它

<sup>③</sup>所造，

市民取汲時常到。

那池沼周圍，有一叢受溉的白楊環遶，

岩壁上，掛着冷泉明曜，

岩石頂，有座水仙之廟，

人人都來此獻牲拜禱。

便於此，與多淄斯之子麥蘭圖斯<sup>④</sup>相遇在道。

原來他把肥羊選挑，

欲去獻給求婚人，供作殮殺，

方與二從人向宮庭奔跑；

及見他主僕二人，

遽用惡言譏誚，

直使得攸力栖茲血液似焚燒。

他說：『真個是下流領導下流行！

自古道，同類相求良可信！

你這已成廢物的牧豬人，

欲帶這饕餮之徒何處行？

他平素擾人筵席惹人憎，

一處處佇立依門，



但求得賸屑殘餘圖腹果，

不希冀刀叉釜鼎。

倘若你叫他到我田間去守更，

或替我掃除馬廐，餵飼羊羣，

他庶幾飲些乳漿，腿兒生勁。

只無如他已學成偷惰性，

再不肯勤勉作工人；

他寧願沿途求乞招人厭，

博得些須食物把饑胃充盈。

只是我有一言你須聽，

休當我虛聲恫嚇故驚人：

他若是走近攸力栖茲的宮禁，

惹動那些爺們的怒忿，

管教他們將脚蹠紛擲在他身。」

他說罷，傲然前行，

猛蹴着攸力栖茲的後臀。

攸力栖茲卻依然直立，不動毫分，

一時心定躊躇不定，

欲待用拐杖結果那人性命，

抑將他高高舉起，

把頭顱擲成齏粉。

然而終於鎮住了怒忿，

忍受着強暴蠻橫。

卻見攸米阿斯直向那人之前言申中，

復舉手高聲祈禱向神明：

「啊宙斯之女，泉水仙靈，

倘若是攸力栖茲，嘗把肥羊腿骨在你廟裏燒  
焚，

我今所求，願你應允！

願他得神明導引，急速歸鄉井！

如今那無賴之徒，得天容忍，

滿城中逐日橫行，

那不肖牧人，又損壞了美羊羣；

都須待他親自歸來處懲。」

於是牧羊的麥蘭圖斯將話應：

「這賤人心地迷昏，

竟有此稀奇妙論！

我他日用船兒載你到遠鄉異境，

倒可以博得大筆金銀。

我願那忒楞馬卡斯如今，

已在阿坡羅銀翦下休了性命，

或已在求婚人手下亡身；

就猶之攸力栖茲倒斃在他邦，

這生世難歸鄉井。」

他說罷，撇下了二人緩步前行，

不一時已到宮庭；

他便昂然而進，

與攸力馬卡斯對面坐定，

爲的是他生平最敬此人。

於是侍餐的送給他一份殺殮，

管家的也把麵包奉敬。

唯時攸力栖茲與牧豬人也已近，

但聽得悠揚琴韻出宮庭，

原來是腓麥烏斯正在放歌聲；

於是他二人駐步而聽，

攸力栖茲握着牧豬人之手將言進：

『攸米阿斯，這定必就是攸力栖茲的華麗

宮庭，

縱列在萬屋叢中也不難認。

你看她棟樑櫛比瓦連雲，

圍牆高聳，雉堞森森，

巍巍開闢兩重門，

真個是鞏固金城！

我又知宮裏張筵賓客盛；

你不聞芳氣蒸騰，

不聽那伴宴的悠揚琴韻？』

於是牧豬的攸米阿斯乃應聲：

『你這一猜正準，

足見你決非愚鈍。

你我且將進止從長計付。

你欲先獨自把宮庭進，

去混入那求婚人，

讓我在宮門等？

抑或我先去探聽，

你且等候在宮門？

這兩途你自決定。

只是你不可徘徊久等，

因恐被他人察見，

致遭他毆打欺凌。

所以你，須要再思再忖！

『於是備嘗艱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你所言我已分明，

你不是冥頑不敏。

我欲你先進宮庭，

讓我獨在宮門等。

我慣受他人毆打，

並不怕凌辱加身。

我在戰場海上艱險屢嘗經，

靈魂兒已經堅定，

願今番再受欺凌。

但覺得唯有腹飢難可忍，

原來這就是人間萬禍因；

想世人造船航海，遠道興兵，

都因欲充飢起禍根。』

當二人這樣言談，

有一犬抬頭聳耳，臥在近邊。

那犬名叫亞各斯，

乃攸力栖茲昔年所豢，

卻從未用他供驅遣；

只緣他尙未長成，

攸力栖茲便出外征戰。

在昔日有些青年，

常帶他去捕捉野鹿，山羊，山兔，追荒逐遠；

到如今主人不在，他便無人照管。

宮門前有一堆驢牛之糞備壅田，

他終日臥偃其間，

身上虱兒生遍。

彼時攸力栖茲走近前，

他相隔多年就識面，

便將雙耳卷，搖尾頻頻示依戀，

卻可憐無力起迎前。

攸力栖茲見狀心悽慘，

暗暗把淚珠揮彈，

這纔對攸米阿斯問訊開言：

『攸米阿斯，你看那犬如何偃臥糞堆間？』

我看他狀貌不凡，

卻不知他脚力可也矯健，

抑只備主人列在案頭，供人賞玩？』

於是牧豬的攸米阿斯乃答言：

『此犬卽攸力栖茲所豢，』

如今他主人已客死異鄉天。

他若還似主人出外時那樣形神而俱全，

你一見應覺稀罕；

他當日力強脚健，

嗅覺奇靈能及遠，

每教追逐在林間，

任何獸類無能免。

只如今老病頹唐，氣息奄奄；

他主人無望得歸還，

僕婦們都不加照管。

原來主人管束一稍寬，

奴僕們便須怠慢；

故所以人經天定作奴才，

價値便須差一半。』

他說罷，自把宮門進，

去混入那求婚無賴人。

那亞各斯既與二十年久別主人重見面，

便也垂頭瞑目命歸陰。

彼時忒楞馬卡斯最先瞥見牧豬人，

急忙點頭示意，命他走近。

那牧豬人四周圍看視一巡，

見近旁有一坐凳，

乃宰肉人自備蹲身，

便將她移到王子桌旁坐定。

於是侍餐人給他一碟穀殮，

又給他麵包一份。

隨後攸力栖茲也跨進宮門，

直似個龍鍾老丐容形，

滿身上衣服破零零，

舉步踉蹌拄杖行。

他在一槐木的門檻蹲身，

背倚在門旁柏樹楹，

經昔日匠人修斲甚光瑩。

那忒楞馬卡斯一見父親，

便從筐裏取得個麵包完整，

又抓得嘉穀兩手盈，

對牧豬人附耳叮嚀：

「你將這拿給客人，

並叫他向求婚人逐一去求恩。

須知羞怯非宜乞食人。」

他說罷，牧豬人立即遵命而行，

便走到攸力栖茲面前將話進：

「客人，這是忒楞馬卡斯之所贈，

並囑你向求婚人逐一去求恩，

他說是羞怯非宜乞食人。」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啊，天上宙斯神！

但願忒楞馬卡斯人間受福無窮盡，

但願他凡百事如意稱心！

他說罷，雙手伸將食物承，

墊着破包囊，放在脚跟。

當他進食時，歌人不住放佳音；

當他食已畢，歌人唱奏也隨停，

遂聽得滿座叫囂譁鬧聲。

彼時密涅發，又來暗把良謀贈：

她叫攸力栖茲向求婚人逐一去求恩，

藉可辨忠奸邪正；

實則他心裏，本不容一個免災刑。

於是攸力栖茲自左至右迴環走一巡，

逐一的伸手求恩，

好似他老於求乞，禮數甚分明。

因惹得大衆心中俱憐憫，

一人人各有所贈；

卻不知他來歷和名姓，

彼此互相詢問。

於是牧羊的麥蘭圖斯起立將言進：

『列位求婚之人，且聽！

我方纔已見此人，

定必是那牧豬奴將他帶進。

至於他本人來歷，我也不知情，

也不知他屬何種姓。』

他說罷，安廷諾阿便責罵牧豬人，



說道：『你這鄙賤牧豬人，

何故將他帶進城？

你豈不知我們已被這班人纏擾不清？

你豈愁你主家財不易盡，

故爾帶此人也來吃一份？』

於是攸米阿斯乃應聲：

『安廷諾阿，你是個赫赫貴人，

只所言毫無理性！

你想誰肯把陌生人特地招來食飲？

只除非他有些技能：

或是個預言家所言皆驗應，

或是個醫生能療病；

又或是個巧匠工精，

或是個歌人奏技善娛賓——

唯有這等人方是世間到處所歡迎。

至於乞食貧人，但有所求無報稱，

試問有誰人肯招請？

然而你出語傷人，

原來這些求婚人裏，

你素來御下最無恩，

而對我尤其殘忍。

只若得王后王兒一日在宮庭，

我也並不怕你狠。』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乃則聲：

「住口，住口，你休要和他不住的紛爭。

那安廷諾阿，他慣喜惡語侵人，

又慣喜激人怒忿，

也是他天性生成。」

他於是又對安廷諾阿低語。

「安廷諾阿，你命我把那乞兒送去，

只無非要替我節省資財，

真不啻體恤如慈父！

然而這是天神所不許！

我並非吝惜這區區，

却囑你放心施與；

你也無須因我母或任何人有所顧慮。

只是你本無心肯布施，

你欲待徒取而不與。」

於是安廷諾阿乃答言：

「忒楞馬卡斯，你好個心性高豪，出言傲慢！

你今所言，與事理殊相遠！

倘若人人都似我布施豐腴，

包管那人隔，三月不再來纏。」

說着，他抓起桌下的腳凳，

便欲拋向主人身。

是時求婚人一個個施與紛紛，

爭把肉食麵包塞入包囊進。

攸力柄茲便欲退至門檻，

將那些希臘人賞賜的味兒細品，  
卻先到安廷諾阿面前乞告央聲：

「好心的老爺，你可憐見，

賞我些殘羹賸膳！

我看你在希臘人中不是貧賤，

卻似個萬民首領，

帝王氣度分明現。

所以你若垂恩典，

應比他人格外加豐腆，

好讓我把你聲名到處傳。

我當初也曾貴顯，

也曾住過繁華的宮殿；

人若有求，我常肯把資財散。

我彼時從僕如雲聽呼喚，

凡是富人供應我都全。

卻誰知宙斯神竟使我一貧如洗，

也是天心如此人難挽。

原來他命我與匪徒結伴，

遠赴埃及及從此入述遭。

我們將船泊在尼羅岸，

我命舟徒守候莫離船，

只率領數人上岸偵看。

誰知舟徒們任性恣情不知檢，

竟去蹂躪那埃及及人的美地良田，

又劫奪他們的妻子嬰孩，殺戮無算。

不久風聲傳至城中，一時都遍。

城中人聞訊，一霎時羣聚了萬千；

那時天上曙光纔現，

便有步騎無數充滿了郊原，

但見的亮晶晶戈矛光閃。

這就算宙斯懲罰我舟徒，

一個個都不敢上前迎戰；

我們四下裏包圍着危險。

那埃及人便揮動銛矛利劍，

把我舟人殺戮了大半，

其餘的縛去爲奴身被鍊。

我被他們送給愛阿塞斯之子德米武，<sup>①</sup>

本是塞浦路斯之主遊歷到其間。

我今從彼脫身直至此，

可憐我一路上困苦顛連！

那安廷諾阿聞言怒不可耐，

說道：『不知是何魔鬼差這可厭東西這裏來？

你快些替我站開，

休污了我的食臺！

不然時，那埃及和塞浦路斯的況味還須再。

你向大家去求乞，

他們一個個多多賜賚。

我只笑他們自己狂饕不算外，

還任意布施乞丐，  
絲毫不露遲疑態，

這就叫慊他人之慨！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身卻退又把話應：

「如此看來，足見你心地儀容殊不稱！

你如今吃的他人，

些許麵包尚慳吝，

倘叫你自家拿出，

料必一粒鹽也不肯分人。」

那安廷諾阿聞言益忿，

猛地兩眼圓睜，

說道：「你敢這般侮辱我，

管教你今朝出不得宮門。」

說着，他便抓起脚凳，直擲他身，

正擲中攸力栖茲的右肩，脊梁相近。

他卻似磐石一般堅定，

不爲牠動彈毫分；

只背地一縐眉頭，

心內遽萌毒恨。

隨即仍退坐在門檻，

把充實的包囊放在脚跟，

對衆求婚人將話進：

「列位求婚之人，請聽，

我今有一言欲吐難吞。

大凡人若有所爭，

譬爲爭自己的牛羊起釁，

縱受打也無怨恨；

如今安廷諾阿用脚登擲我背心，

卻只爲我這不祥的肚皮飢餓難忍，

這教人心內不能平。

故若求乞人也有神明替他報仇恨，

我願這安廷諾阿死日便來臨，

不得見婚姻喜慶！』

於是安廷諾阿將話應：

『求乞人，你或則坐吃莫張聲，

或則背起包囊別處行；

若還這樣的不住猜猜，

我便叫少年們拖你出宮門，

把你的皮兒剝盡。』

他說罷，大衆異常怒忿，

更有個魯莽少年起立將言進：

『安廷諾阿，你不該凌辱那無告浪遊人。

假如他是個天神化身，

你如今已是個定罪之人。

你須知天上神常幻作各樣乞兒形，

浪跡在人間的市城，

爲的是他要探察世人心，

使善惡昭彰難隱遁。』

求婚人這般議論，

安廷諾阿卻並不經心。

彼時武楞馬卡斯見父親受他一擊，

心中忿忿不能平，

卻仍把淚兒強熬忍；

背地裏眉頭一縷，

心中恨毒遽然萌。

唯時皮涅羅皮聞前殿有人毆打客遊人，

便語左右侍兒們；

『但願執弓神阿坡羅也照樣打那凶人！』

於是管家的攸麟諾米聞言亦應聲：

『倘若我們的祈禱都有這般靈應，

他們就沒一個活得到天明。』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又把話應：

『乳娘啊，那班人固然是個個堪憎，

論行爲原都不正，

而安廷諾阿尤其與死已爲隣，

方纔有個浪遊人，

被飢驅來到我宮庭，

別人都把食物納入他囊中進，

獨安廷諾阿反將腳凳拋擲在他的背中心。』

皮涅羅皮與侍兒們在房裏這樣談心，

攸力栖茲正忙着把乞來食物進。

於是王后喚進牧豬人，

對他如此叮嚀：

『攸米阿斯，你去把那客人喚進宮庭，

我要對他當面道歡迎，

並問他可曾聽見攸力栖茲的音信，

抑已曾一度相逢在異境；

爲的是我見他滿面風塵，

料必是個浮蹤浪跡人。』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王后啊，倘若那些希臘人不來纏混，

你聽他說時大可祛煩悶。

他曾和我三夜細談心，

因他在我家中曾有三天寄頓；

原來他自船中逃遁，

便向我家裏來奔。

只是三宵雖永，

仍未把他平日苦情說盡。

譬有歌人唱得歌情勝，

使人人都不厭聽；

彼時他和我促膝話前情，

也令我凝神忘寢。

他說是家居克里特，

乃是邁諾斯族之城，

當日雷厄提茲也曾到彼作嘉賓。

後來他離鄉背井，



便從茲流落風塵。

他又說攸力栖茲他也知音信，

便在附近提斯潑洛西亞人富饒之境，

如今身尚健存，

不久便懷巨寶歸鄉井。」

於是皮涅羅皮乃應聲：

「你快去把他喚進，

叫他把生平事當面說我聽。

那些人或在宮門，或在中庭，

且由他取樂盡興。

他們心內本歡欣；

爲的是各家中酒食俱豐盈，

除非是自家奴僕，更無人消損。

他們自己卻日日宰我牛羊，殺我豬豚，

張筵豐盛，酒漿無量恣情飲。

似這般，行見我家財浪費盡；

都只爲，沒個人能似我夫君，

抵制得他們的耗損。

倘若得我夫君親自歸鄉井，

諒他們父子二人，

便可把那些罪人處分。」

說至此，忽聽得武楞馬卡斯大噴嚏，聲震前

廷，

皮涅羅皮乃喜笑岑岑，

對攸米阿斯將話進：

『你速依我言，把那客人喚進宮廷。

你豈不聞我說話時我兒噴嚏聲？

可見將來被誅戮不僅二三人，

料此輩一齊都喪命，

沒一個逃得災刑。

如今你且記清：

倘若那客人所言皆驗應，

我當把美好的衫袍一襲使彰身。』

她說罷，牧豬人便遵命而行，

忙至客人身畔將言進：

『老客人，你且聽，

如今武楞馬卡斯之母喚你進宮庭。

只因她滿腹悲辛，

急欲探聽夫君的音信。

若你所言將來都驗應，

她要賜你衫袍一襲俾彰身。

不過你他日仍須乞食自謀生，

看有誰人施捨唯天命。』

於是備嘗艱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那皮涅羅皮既欲垂詢，

我願把實言相告不稍瞞隱。

那攸力栖茲之事我頗知情，

爲的是我也正和他一般處境。

只是我生怕那求婚人無禮蠻橫；  
他們的惡德暴行，業已上達天聽。  
你不見我方纔好端端走過宮庭，

猶且被那人痛毆一頓？

而忒楞馬卡斯與在座諸人，

竟沒個出來阻梗。

所以須煩你進宮覆命，

縱王后心中焦急，

也須待到日西沉；

然後爲我在爐旁設一坐凳，

好把她夫君消息從詳問。

你是我至此相逢第一人，

當能原諒我衣單怕寒冷。」

他說罷，那牧豬人便自回宮去覆命。

他一跨入宮門，

皮涅羅皮即便開言問：

『攸米阿斯，爲何不見那客人？

不知他心裏作何思忖？

莫不是怕有人加害欺凌？

或只因羞怯不敢將身進？

須知羞怯非窮人所應。』

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

『聽他言確也中肯；

因若要避免那班無賴的非禮欺凌，

無論誰人，自都不免這般思忖。

他請你待到日西沉。

王后啊，你要接見一個陌生人，向他問訊，

行動也確宜稍隱。」

於是皮涅羅皮乃應聲：

『想那客雖是個赤貧人，

卻能設這般思忖，

諒來必有些聰明；

都只爲，似此輩強橫無禮，

確是人間所未聞。』

他說罷，攸米阿斯走出內庭，

又混入那求婚無賴羣中進，

遂向忒楞馬卡斯附耳叮嚀：

『我的可愛孩兒你聽！

我如今要回去看守豬羣，

免你我資生之事都停頓。

你在此諸事留心；

最要緊，莫若先保得身軀安穩，

休教意外事橫生。

須知這裏的希臘人，

頗有人要謀害你的性命；

我但願宙斯先令白戕生！』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老人啊但願你今祝禱皆靈應！』

你且待飯後再行。

明日早晨，仍須帶犧牲早些進城。

這裏事，都交給我與神明，但請放心。』

他說罷，攸米阿斯重又就坐在光瑩的坐凳。

迨至既餐亦既飲，

他便動身回去守豬羣。

此時天色已垂暝，

宮中正自鬧紛紛，

起舞興歌歡樂甚。

① Ithacus.

② Neritus.

③ Polyctor.

奧德賽 五

④ Molantheus.

⑤ Cowper 譯本註：送酒亦自左至右，蓋取吉利之意。

⑥ Dinecor.

五十九

## 卷十八

初顯威宮門打惡丐  
再受辱席上斥惡奸

伊大卡城中有一丐，

日常乞食在街頭，

到處見他張饑口，不廢祈求。

他雖則體魄魁梧軀幹脩，

卻是虛羸骨瘦。

他乳名叫阿內烏斯，

乃是兒時母所授；

只因他慣替求婚少年奔走作傳郵，

遂都把愛勒斯之名叫順口。

彼時此丐來到宮門首，

欲把攸力栖茲驅逐走，

便向他譏嘲詈詬：

『老人，你速去休！』

不然時，我要將你倒頭兒的拖走。

你不見大人們個個繆眉頭，

意欲叫我便動手？

我所以遲疑等候，

爲不欲教你丟醜。

你須要見諒速走，

不然時，你我須一比身手。』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厲色將言應：

『朋友啊，我未嘗有得罪你的言和行；

且你雖然利市丐囊盈，

我並未嘗懷妬恨。

這門兒料可兼容得你我二人。

你如此妬人須不應！

我看你，也與我一般是個沒家人；

應感激天恩無盡。

你休要擦掌摩拳，逼人太甚，

免激起我的怒忿；

我雖然年邁無能，

也尚能血濺你的胸懷唇吻。

此事若還終不免，

我明朝應比今朝清淨；

因爲我料你從今不敢再到這宮門。」

於是愛勒斯忿火如焚將話應：

「呀，你聽那濫乞丐不住的猜猜，

好一似老潑婦與人爭論！

只是你須要留神，

我決不讓你過身；

我要左右雙披你的吻，

管教你一個個齒兒都落下牙齦，

像個竊稻的豬兒來處分。

來罷，快把你衣裳束整；

你我這場戰鬥，須使大家看個分明。

只笑你這般老朽，怎能抵擋少年人！」

於是他二人口角鬪爭，

在那巍宮的門闥；

安廷諾阿眼內看分明，

笑對衆求婚人將話進：

「朋友們，似這般活劇從來所未見，

多應是神明賞演！

你看愛勒斯，正與那乞兒鬪爭舌戰，

行且見彼此揮拳。

讓我們速去從旁鼓勵！」

他說罷，衆人大笑轟然，羣相圍看。

安廷諾阿乃對衆揚言：

「傲慢的求婚人衆，聽區區一點意見。

這裏有羊肚數串，肥澤新鮮，  
放在爐邊備晚餐。

他二人誰個能將優勝佔，

就讓他進宮來任擇一串；

且從今得列席我們的筵宴，

再不許他人乞食這門間。」

他說罷，衆俱贊成。

只是聰慧的攸力，恁茲佯作不平聲，

說道：「朋友們，這辦法殊非公允；

想我這衰殘老朽，怎能敵得少年人？

然而我腹飢難忍，

也只索和他一併。



你們須一個個嚴誓對神明，

休得爲愛勒斯暗中幫襯，

把冷拳打倒老人身，

方免得輸贏不公允。」

他這話說完，在場人俱各依他把誓宣。

迨至衆人都輪遍，

英明的忒楞馬卡斯乃起立揚言：

『客人啊，你果有與彼交鋒的豪膽，

莫須怕在場人對你冷施拳；

因若有人敢將你暗算，

包管在場人都與彼周旋，

我以主人資格公平無所偏。

還有攸力馬卡斯與安廷諾阿二位明賢，  
也都允在場作監。」

他說罷，大衆贊聲四震。

攸力 栖茲乃撩起破衣裾，

緊緊的在腰間綑，

露出了雄糾糾兩腿青筋，

又完全裸露了上身。

彼時密涅發冥冥走近，

頓把那國主的四肢鼓勁，

求婚人一見，無不大驚。

便聽得彼此紛紛議論：

『你看愛勒斯行且難全命，

也是他自作孽，招得這災。稜。

不見那老人二腿幾多雄勁！

聽衆人這樣的紛紛議論，

直嚇得愛勒斯膽戰心驚。

無如奴僕們不管他心中懷懷，

已替他將腰束緊，

你推我擁到場心，

使得他渾身顫震。

安廷諾阿一見這情形，

禁不得將他痛罵一頓：

『你這人口中誇大卻無能，

又何必在世爲人？

你看那老朽筋力已經磨損，

也值得你這般懷懷？

倒不如爺娘不曾將你生！

我今有話警告你，你且記清：

倘若此番被那老人佔優勝，

我便將船送你到伊庇魯斯城，

便是那伊察忒斯王所治之境。

他是個人類的敵人；

他將把鋼刀割你的耳鼻，斷你的陽根，<sup>⑤</sup>

一併將牠供犬吻。』

他說罷，愛勒斯愈加震戰，

卻已被引入角力之圈；

他二人便各舉拳。

彼時備嘗艱苦的攸力栖茲心中暗盤算；

想欲將他一擊使歸天，

抑或只將他輕輕一攆？

尋思不若權留性命全，

只爲怕他人識破自家面目，殊多不便。

於是愛勒斯擊他的右肩，

攸力栖茲則拳揮他耳畔。

這一揮，直使他頸骨陡離盤，

口內噴流赤血鮮，

登時倒在塵埃，呻吟大喘，

齧牙蹬脚類狂癲。

求婚人見此形景，

一個個舉手狂歡，

直笑得幾乎氣斷。

於是攸力栖茲將他倒曳過廊沿，

直至廊端的大院，

使他斜倚在院牆邊，

將一杖插他手裏，溫語對他言：

『你在此，暫把犬兒豬兒嚇趕；

須知你自己實在可憐，

休妄想把乞丐遊人管，

要不然，還有更大的吃虧，將來難免。』

他說罷，自把那百孔的包囊掛上肩，

仍復蹲身在宮門檻。

彼時觀鬪的也都歡笑回宮殿，

便對他如此開言：

『客人啊，你使那可憎的乞丐，不再來纏擾

市廛，

願天上諸神使你事事兒都如心願！

我們行且將他趕，

趕到那凶惡魔王國度間。』

攸力栖茲聞言心自喜，

以爲這兆頭很是吉利。

安廷諾阿也把個羊肚鮮肥，

在他面前放置；

安非諾麥斯則取得麵包兩塊從筐裏，

更把金樽送佳禮，

說道：『老人啊，我今慶祝你！

你今朝處境縱艱危，

願此後受福綿綿無已！』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安非諾麥斯，我看你確是賢明！

聽說你是杜利嶽人奈薩斯之所生，

卻原來父德克傳承。

我看你心氣和平，

故對你樂有所陳，願你垂聽！

我以爲大地上一切含生稟氣之倫，

最脆弱莫過於人。

他若暫叨受天恩，康強健勁，

便心內絕無所懷，

以爲可永固長貞。

迨一旦悲賊臨身，

卽又不得不強熬痛忍。

原來心境常隨運否亨。

我當初也曾交好運，

便以爲父兄勢力可依憑，

往往恃氣逞威能，

任將人侮辱欺凌，

因落得今日個這般形景。

所以知，爲人切莫可驕橫，

須得要心氣和平，聽天安命。

只如今我見你們，

耗人財物，黷人妻，殊非安分。

你須知這裏的主人，

並不是今生永不歸鄉井；

便如今行蹤已近。

我但願天神啓迪你們心，

速覺悟各自返家庭！

但願他將來歸日，

你們不至和他遭遇惹紛爭！

因若他一旦重入這宮門，

不經過一場流血劇，  
決不與你輩離分。」

他說罷，酌酒向神明，

然後將牠飲盡，

把金樽還給原人。

那安非諾麥斯脚下躊躇心不寧，

搖首頻頻，若知大禍便來臨。

卻仍不起身逃遁，

爲的是密涅發已絆住他的脚跟，

必教他在忒楞馬卡斯矛下亡身。

他於是仍到席間坐定。

是時碧眼女神密涅發，

啓示了愛揆立阿斯之女皮涅羅皮，

叫她露色相在求婚人裏，

藉可昭揭他們的蓄意，

並使丈夫兒子對自己更能敬禮。

她於是淺笑微微，

對管家人話言如此：

『攸麟諾米，我忽爾心中想起，

欲去到那些求婚人裏；

縱若輩可憎，也不獲已。

我欲當他們之面，把我孩兒責斥；

叫他休和那無賴小人在一起，

因他們口作甘言，心懷歹意。』

於是管家的攸麟諾米將言應：

『我的女兒啊，你所言確是中肯。

你快去對孩兒，把胸中話都言盡。

只是你須先浴個身，

更把香油揩淨了淚痕；

因似你這般不斷的悲辛，

於事情無補毫分。

且你日常所祈禱，

於今都已得如心：

你已得與孩兒重見面，

眼見他鬚長已成人。』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將話應：

『攸麟諾米啊，你雖然是好心，

卻休叫我施膏又浴身。

你豈不知，自從他乘船背鄉井，

我容顏早已被天神銷毀盡？

你且把奧托諾厄喜坡達邁亞二人喚進，

叫他們伴我到前廷；

因我羞答答，不敢隻身兒去見男人。』

她說罷，那老管家使出宮傳命，

命那二宮女急忙內進。

唯時碧眼女神密涅發又有計付，

便把蜜甜睡夢灌入了王后之身，

使她身在榻上依憑，

陡覺得四肢怠懈，

一霎時入睡酣沉。

於是那女神爲她改換容形，

冀使求婚人一見心驚。

她先把她容顏輕拂拭，

頓時間滿面春生，

恰使似錫西拉與羣仙跳舞之頃，

那一般豔麗光明。

然後又使她身軀更偉挺，

使她白似象牙雕琢方新。

迨如是換形既竟，

那女神便自返天庭。

是時二宮女鬧喧喧自外而進，

遂將她酣夢驚醒。

她於是拭去淚痕，

自語喃喃自怨恨：

『呀，我這般茹苦含辛，

卻不期有如此蜜甜的夢境！

我願那岱雅那立使死來臨，

也像這般安穩，

省得我念夫君日夜痛煎心！』

她說罷，舉步出閨門，

二宮女後面隨跟。

迨到了求婚人聚會的前庭，



便身在廷柱依憑，

將頭巾把顏面障蔽深深，

左右宮人侍立定。

那些求婚人一見，俱似失神魂，

兩股兒不期顫震，

恨不得便和她同床共寢。

她卻對兒子責罵申申：

『忒楞馬卡斯，我看你心頭已不復清明，

倒不如兒時聰穎。

你今已長大成入；

別人見你這般英挺，

都道你是個望族名家的子孫，

然而你反糊塗難信任。

就以適纔之事論，

你不合使那客遭受欺凌。

你知否客人被辱在宮庭，

便是你的大恥奇羞，責任難逃遁？』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母親，這也無怪你要怒忿。

只是我兒時，是非善惡本能分；

不過這幾日，被那求婚人多方困窘，

以我隻然一身，

遂不免有時兒意亂心昏。

然而愛勒斯與那客一場鬪爭，

並不慚他們的願心；

竟被那客人佔了優勝。

啊，宙斯，密涅發，阿坡羅諸神，垂聽！

但願那求婚人也受這般的重懲，

必使他或在宮內，或在院廷，

一個個垂頭喪氣，四肢負創難伸；

就像那愛勒斯如今坐在院中心，

屈頸垂頭似醉人，

四肢癱軟不能行，

再見不得自家鄉井。』

他母子這樣言談，

攸力馬卡斯忽也插言：

『皮涅羅皮，倘若使希臘人都得見你容顏，

我料想明日求婚人更比今朝滿；

爲的是你這般美麗頰長，人間真罕見，

又加以心地明賢！』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乃答言：

『攸力馬卡斯，自從我希臘人出征行遠，

我夫君攸力栖茲從軍輾轉，

那天上不死神，便奪了我的體態容顏。

假如他早日歸來親把家常管，

我當有更好容顏，更使聲名能廣遍。

只如今我身處危艱，

也是上天注定，人功難挽！

啊，想起他當日離別鄉田，

曾對我叮嚀，握我右腕，

說道：「妻啊，想此次希臘人出征特羅亞，

未必能個個生旋；

聽說那特羅亞人強蠻善戰，

騎射揮矛俱所嫻，

故此番勝負殊難算。

我不知此去仍得歸還，

抑或身作俘囚終不免。

我去後，家中一切事須你照管；

你須要孝順雙親，

比如今更留意飢寒飽暖。

迨你子成人長大，

你方可琵琶別抱弦。」

這是他臨別留言，

想如今責任行將滿。

我行且違心易所天，

行見那宙斯不容我再享有這田園！

更有一事兒令我不歡。

自來人求婚名媛，

恆必把自己的牛羊爭獻，

以餉彼親朋戚串，

復有那贈品源源不斷。

幾曾似此輩貪婪，

吃了他人不算？」

他說罷，攸力栖茲心內歡，  
明知她心無異志，故作甘言，  
欲把求婚人的錢財哄騙。

於是安廷諾阿乃發言：

「愛揆立阿斯之女，你實明賢！

但若我們果把東西來獻，

你須要悉數收留，莫辭不腆；

因你拒絕時，不免損人顏面。

只是我們仍必勾留在此間，

必待你把意中人選，締結了姻媾。」

安廷諾阿如是言，

大衆心中俱謂然，

便各把從人紛紛派遣，

安廷諾阿之僕，取來五彩寬袍一件，

上有金質釦針十二副，

都配着彎曲之鉗。

攸力馬卡斯之僕，取到鍊條一串，

琥珀鑲成金質地，

與陽光一樣明鮮。

攸力達馬斯之僕，取來一對耳環，

各有三珠點綴，光明耀眼。

坡力克它之子坡散達家中，

則取到一副項圈，

乃是件非常珍玩

自餘諸僕，也各把珍奇來獻。

於是兩宮人收取了贈品，

隨王后還歸樓頂，

撇下了求婚人與歌作舞等待日西沉。

不一時天色昏暝，

乃將二火鉢燃在中廷，

俾照耀通室光明；

把新劈乾柴添進，

又把火炬燒焚。

彼時諸宮女輪值添薪，

聰慧的攸力栖茲乃將話進：

『攸力栖茲的列位宮人都聽

你們須速去伴你女主人，

速去把牛毛梳櫛紡絲綸，

並爲你主人解悶。

你讓我代你添薪。

即使他們行樂到天明，

我也不虞倦困，

爲的是我本來辛苦常經。』

他說罷，宮女們相視而笑，

獨有麥蘭多，對攸力栖茲惡言相誚。

她本是多溜斯之女，出落得花容月貌；

受皮涅羅皮撫養自小，

直與親女一般愛如寶，

百般玩物隨她討。

然而她並不爲主人分擔愁惱，

卻與攸力馬克斯暗通了情好。

彼時她如是對攸力栖茲惡言相誚。

『怎麼，你這遊蕩之徒，多應已昏了頭腦！』

你不到銅匠店中去寄宿，

乞丐場中去睡覺，

卻在此放肆嘍叨，

騷擾着這些大人們，也不害臊。

諒必你因酒醉迷了心竅，

抑或是生性喜嘍叨，難可誨教。

你莫非因把那愛勒斯打倒，

便得意忘形恁驕傲？

須知更有強人便到，

行且舉雙拳打你的頭角，

管教你鮮血淋漓往外跑。』

於是攸力栖茲厲色將言應：

『你這賤人，休狠！』

我把你這話說與王兒聽，

立教你四肢兒段段離分！』

他說着，把宮女們都嚇跑，

飛也似向內奔逃；

一個個股戰心驚跳，

生怕他這恫嚇竟然做到。

他於是就爐旁將火燒，

默察着衆人，心中暗計較，

欲待使這事早見個分曉。

彼時密涅發神，不欲求婚人便爾寧靜，

偏欲使更出惡聲，

藉可愈激起攸力栖茲的怒忿。

於是波里白斯之子攸力馬卡斯開始將言進，

把攸力栖茲譏嘲評品，

直引得舉座笑聲騰。

他說道：「列位求婚之人，請聽！

我想那乞兒來到這宮廷，

非沒有神明指引。

你看那邊有似個火炬光明，

卻原來就是他那不着一毛的禿頂！

他於是又對攸力栖茲把話進：

「客人，倘若我將你僱用，

你願否到我田間去作傭人？

我與你工資豐厚，

你爲我築牆種樹費勞動；

你一年衣食繩鞋都由我供應。

只是我看你已養成偷惰性，

再不肯勤勉作工人；

你只消覓得東西充口腹，

便寧願沿門乞食走街心。」

於是聰慧的攸力柄茲將話應：

「攸力馬卡斯，你且住聲！

我願和你賽一賽作事的本領。

我們擇一春天日永草叢生，

你我各取快利鐮刀一柄，

熬飢力作直到日西沉，

看到底誰輸誰勝。

或者把趕牛來賽競；

把兩匹精壯大黃牛先擇定，

須是年齡力量都相等，

各把草兒飼飽，同到四畝田中去試耕，

且看我把犁溝開得如何筆直而勻整。

再或者宙斯神即日肇起戰爭，

我但需雙矛一盾，

並一銅盔正與頭顱稱，

你將見我奮勇當前陣，

應不復笑我無能，

但曉權將口腹混。

只是你如今妄自尊大，

真有些令人難耐；

你似是偉人體態，多藝多才，

殊不知只因你交遊道隘，

又且是一羣無賴。



想那攸力栖茲不久便歸來，

你行將從這遊廊奔出外，

當恨門兒忒窄。」

那攸力馬卡斯聞言愈咆哮，

便睜視攸力栖茲之面，厲聲警告：

「你這流氓宵小，

敢恁地放肆嘮叨，

騷擾了這些大人們，也不害臊，

我行且使你懊惱。

諒必你因酒醉迷了心竅，

抑或是生性喜嘮叨，難以誨教。

你莫非因把那愛勒斯打倒，

便得意忘形恁驕傲？」

說着，他便抓起一凳；

攸力栖茲見他凶燄盛，

急避到安菲諾麥斯膝畔蹲身。

於是送酒人的右手中了凳，

手中杯落地砰然碎作粉，

人也相隨倒地作呻吟。

一霎時喧譁四起全廷震，

彼此相看紛議論：

「那流氓，真可恨！」

怎不早死在他鄉異境，

也省得這場喧鬧在宮庭！

我們徒爲乞丐起紛爭，

諒今宵宴敘更無興；

這喧譁一時難定！

於是可敬的忒楞馬卡斯起立將言進：

「列位啊，你們都已吃喝得發癩忘形，

諒必有魔神使你興奮。

只是你們既都盡興，

我勸你不如急速回家去就寢，

非是我要趕你出宮庭。」

他說罷，一個個齧齒而驚，

都驚異忒楞馬卡斯那般無畏精神。

於是發言者安菲諾麥斯，

奈薩斯之子，阿里替哀士之孫。

他說道：「朋友們，聽他言確是中肯，

你我須不可無端駁斥懷憎恨。

這客人與攸力栖茲諸僕役，

你我都不可欺凌。

今且命司酒人酌酒盈樽，

讓我們酌過神明，

便各自回家就寢。

這客人聽彼留在宮庭，

讓忒楞馬卡斯自去安頓，

爲的他本是宮內之賓。」

他說罷，大衆心欣，

便有他從者莫里烏斯<sup>①</sup>酌酒調樽，

向各席輪流送一巡。

於是一個個醉過神明將酒傾。

迨至人人俱已奠神儘量飲，

乃各自回家安寢。

① Arnaeus.

② Iruus.

③ Echetus.

④ Cooper 譯本註：相傳伊察忒斯因一戀愛事件，挖去其

女之目，令磨鐵麥子；其女之情人，則處以安廷諾阿所述

的刑罰。

⑤ Antonoë.

⑥ Hippodamia.

⑦ Eurydamos.

⑧ Pei-ander.

⑨ Melantho.

⑩ Menius.

## 卷十九

老乳母灌足認癩瘋  
智多士慰情詳夢兆

於是攸力栖茲獨賸在宮庭，

默計如何可藉密涅發神的幫襯，

把求婚人誅戮不容情，

因對忒楞馬卡斯把話進：

『忒楞馬卡斯這武器，你須要收拾乾淨。

倘若那求婚人追問你由因，

你只用溫言蒙混，

說：「我欲免牠們再被煙薰；

因牠們比起我父出征時候，

已完全失卻光明；

都只爲爐烟太近，

故所以積垢蒙塵。

且我恍曾受天神示警，

只覺得甚可擔心，

怕諸君酒後動刀兵，

或竟至殺傷人命，

便不免玷污了筵宴婚姻。

爲的是見武器晶瑩耀眼，

常可惹動人殺戮之心。」

他說罷，忒楞馬卡斯立即遵命，

便把由立克利喚到面叮嚀：

『乳娘，你去叫宮女們各自歸房，

並把房門閉緊；

我要把父親的武器都搬進，

免牠在前廳垢積烟薰。

我也一向未留心，

今欲把牠度藏安穩，免再受烟塵。」

於是慈愛的乳娘由立克利將言應：

「我的兒，難得你這樣老成，

知把家中事留心整頓！

只是命誰人替你掌燈？

你欲把宮人關閉緊，使喚待誰人？」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這客人他會掌燈；

我家裏難容閒食人，

無論是客人，他飽食須將氣力盡。」

忒楞馬卡斯所言如此，

那乳娘只索遵依，

便把宮內各門都緊閉。

於是攸力栖茲父子抬身起，

將那銅盔，圓盾，尖矛，一一的搬移。

那時密涅發，在前面把金燈照地，

照耀得滿室光輝。

忒楞馬卡斯心中甚驚異，

急向他父親問知端的。

他說道：「父親啊，我目前景象甚稀奇！

你看那中堂四壁，高柱松栢，

都照耀得如同火熾！

諒必有天神在這屋裏。」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住口莫張聲！

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多詢問；

如今確有天神來降臨。

你且歸房去安寢。

我要繼續在宮庭，

再探試你母親暨衆宮人；

她將必涕淚交零，

要向我從詳問訊。」

他說罷，忒楞馬卡斯秉炬而行，

向他慣宿的臥房而進；

便於此上牀安寢，

等待着神聖的天明。

這裏，攸力栖茲獨自在前廷，

把如何邀神幫襯，

如何處死求婚人的方法一一思尋。

不一會，皮涅羅皮舉步出閨房，

好一似維那與岱雅那尊神模樣。

侍兒們在她慣坐地方，

爲她設椅在爐旁。

那椅是象牙雕嵌白銀鑲，

承脚下方有橫檔，

作者是易克馬流斯，<sup>一</sup>昔年名匠。

滿鋪着羊毛之氈，

皮涅羅皮坐其上。

無何衆宮女也出廳堂，

滌淨了餐桌，收拾了殺漿；

把爐中餘燼出置爐旁，

再添上新柴使煬。

於是麥蘭多又把攸力栖茲責讓：

「你這乞兒可惡！

怎到此時還未去？

豈欲終宵在此恁嚼蘇，

偵伺我宮庭，窺探我婦女？

你須得吃飽肚皮速去！

不然時，管教你吃一火炬，

立使你竄逃如鼠！

於是攸力栖茲睜視其面，厲色而言；

「你這婦人，怎把我這般辱詆？

豈因我襤褸不潔，乞食市廛間？

須知既乞食，自不免招人厭；

也無非境遇使然，寧我所願？

我當初也曾貴顯，

身住在繁華宮殿，

人若有求，我常肯把資財散。

我彼時從僕如雲聽呼喚，

凡是富人供應我都全。

卻誰知那宙斯使我一貧如洗，

也是天心如此人難挽。

婦人啊，須知你也不能常保這美好容顏。

你主婦，將有日把你嫌厭。

那攸力栖茲也仍許得歸旋；

誰也未能斷此念。

且即使如你所願，

他今生不復返鄉田，

也尚邀天之眷，

有那忒楞馬卡斯能把父業承傳；

想你輩爲宄爲姦，

俱瞞不過他的眼，

爲的是，他已不復是孩兒可騙。」

皮涅羅皮聽他所言，

便把那宮人重譴，

說道：「你這無恥賤人，存心不善，

絲毫瞞不過我這雙眼。

你除非一死，方贖得這罪愆。

因這是你所明知，——親耳聽見，——

我只爲心內憂煎，

故欲向此客打聽夫君消息，藉舒焦念。」

說罷，她便回頭囑咐管家人：



『攸麟諾米，你去端一板凳，

上把羊毛鋪襯，

好讓這客人將身坐定，

把生平事說與我聽，

並聽我一一細諮詢。』

她說罷，那管家人忙去端一光整板凳，當中

放穩，

鋪上了羊毛一領。

於是備嘗艱苦的攸力栖茲將身坐定，

細心的皮涅羅皮便開始將言進：

『客人，讓我先向你問訊：

你是何人，屬何種姓？

何處是你的鄉里姻親？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王后啊，你是大地上人人所尊敬；

你的名，廣漠如天無際垠！

你的榮耀，有似那聖德之君，

上敬神明，下綏萬姓，

輯撫羣黎秉公正；

他治境，土獻嘉禾海獻鱗，

牛羊繁殖菓滋生；

因有他，庶民康盛。——

你如今盛德亦其倫！

我所以向你求懇：

一切事俱可垂詢，

只莫問我家庭和種姓，

免教我回思往事又傷心。

我本是個苦惱人，

只不願在別個家中把淚零。

我也知不住悲辛反壞了事情。

只怕你的侍兒們，或許你自己，也把我嫌憎，

又說我悲傷只爲醉迷心。」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將話應：

「客人，一自我希臘人出發長征，

我夫君攸刀栖茲從軍背鄉井，

我容顏體態，便已被神明剝削盡。

倘若他歸來把家事自擔責任，

我當有更腴色澤，更大聲名。

只如今我處境悲辛，

也是天神註定。

都只爲我邦的四境，

有查辛沮沙米，杜利嶽諸島若羅星；

那其間當權的貴人，

與本地威勢權臣，

都向我強迫求婚，

並把我家資耗損。

我因此無心待客濟窮貧，

也無意招呼技藝人；

只爲念夫君憔悴了方寸。

那些人日夜向我逼婚姻，

我只索用虛言搪塞，叫他且等。

第一次，荷神明啓示我心，

把機杼設在中廷，

欲織就美麗的寬袍一領，

因對他們把話進：

「你等求婚少年，請聽，

縱如今攸力栖茲已死在他鄉異境，

這婚事休得要相逼太緊，

且待我把這寬袍織成，

備雷厄提茲百年後穿牠入殮，

又省得糟塌了這絲綸；

爲的是，他生前富貴非常等，

倘不備人殮衣衾，

怕全國婦人要將我議論。」

我將這話語搪塞他們，

他們倒也便皆聽信。

我於是日間梭織似勞勤，

夜裏明燈重解拆，使無時工竣。

如是者三年已盡，

我此計，竟無人窺出破綻。

卻誰知第四年臨，

乃有忘恩的宮女洩漏了風信；

他們於是深夜來偵，  
使我數載圖謀一旦明，  
被他們責罵了一頓。  
遂不得不把那寬袍織竟。  
如今，我既無從避免他們的逼婚，  
又不能再把計謀思忖。  
我父母也不諒我心，  
我孩兒則深怨自己家財被消損；  
爲的他已長大成人，  
而且是聰明英俊，  
家中事已自能整頓，  
故所以見此情形，不勝心中憤。

只是這也何須細論！

你且說明你的家門族姓；

我料你應非木石生。」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啊，攸力栖茲的可敬后夫人，

你如何偏逼問我的家門種姓？

也罷，待我來說與你聽。

只是你惹我傷心益甚，

也是我這般無家流浪者應有之情。

然而你既垂詢，我不免一度再酸辛。

『有國名爲克里特，

位置在碧海中心，

乃是個美富饒的國境。

那其間居民繁盛數難論，

一共有九十名城，

各種語言龐雜相淆混。

有的是亞該亞人，

有的是克里特土著的悍民，

也有的遷來自西頓，

還有那多利安人，<sup>㉑</sup>皮拉斯齋人，<sup>㉒</sup>

也各佔其中一部份。

諸城之內，諾薩斯<sup>㉓</sup>乃是帝京，

國王邁諾斯於茲坐鎮。

他就是我父的父親，

上邀神眷，九歲便爲君。

我父名雕揆力温，<sup>㉔</sup>

生我與愛頓麥紐斯二人。

愛頓麥紐斯嗣主爲君，

卻從亞特魯斯之二子乘船事遐征，

遠到那特羅亞城。

我名爲亞曾，<sup>㉕</sup>比他聲望年齡都較遜。

我便在自家國內曾見你夫君，

曾把他招待在宮庭。

他彼時也往特羅亞，

途遇狂飆，自馬雷亞飄來我國境。

先在安尼薩斯，<sup>㉖</sup>地方下棧；

其地以愛力替愛亞<sup>①</sup>之洞著名，

風濤險巖，船舶難停。

登陸後，他逕進城，

訪問着愛頓麥紐斯的音信，

說是他少小交遊素所親。

唯時愛頓麥紐斯乘舟出發已逾旬，

我因把他招待至宮庭，極盡殷勤，

把肥牛酒麵，供他與從人恣食飲。

他此住一旬有二日，

爲的是連日北風大緊，

殆是神明煽動使凶橫，

雖陸上也難擋牠撼震。

迨第十三日風始靖，

他們於是復前行。」

他如此滿口荒唐，

卻說得逼真活像；

她聽着，不由得淚珠點點落成行。

譬如則非刺斯<sup>②</sup>散雪在高山，

被攸刺斯<sup>③</sup>一陣鼓盪，

便都融入河流隨蕩漾；

她彼時哭夫被頰淚成行，

也正似這般模樣——

又誰知所哭的便坐在身旁？

攸力栖茲見妻淒愴，也不覺悲傷；

只是他雙瞳不轉，宛如鐵鑄骨雕裝，

強不使淚珠兒淌。

迨至她哭了個暢，

便又對他言講：

「客人，你說我夫主曾作勾留在你邦，

我今要試你所言是真是誰。

你且說，他穿的是何種衣裳？

他與從人們是何模樣？」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王后啊，這事相隔多年如何記得清？」

原來我與他別後於今二十春。

只是我也尙能記起他形影，

待我說來你聽。

你夫君，他穿一件紫色夾袍，羊毛所織成，

插着個雙扣的金針。

那針面，刻着幅精巧圖形：

一獵犬把隻斑斕小鹿在當前揪。

看那犬張口欲吞，

那小鹿把蹄兒四挺，

掙扎着尙欲逃生；

但見的無不歎工精，

甚不解片金所刻，

怎得恁酷肖如真。

他的裏衣，我也曾留心細審，

記得是貼肉光瑩，

好似新剝葱衣一薄層，

柔滑無與等，與陽光一樣鮮明；

婦女們見了，一個個心羨不勝。

只是有一層，你須細聽：

我卻不知他此服攜帶自家庭，

或是伙伴們舟中所贈，

抑得自何處的居停。

我知那攸力栖茲是人人所愛敬，

希臘人罕有其倫。

卽我，也曾贈他銅刀一柄，麗服一身，

並鑲繡的短衫一領；

他去日，我又曾盛禮送他行。

他那護從者，比他稍老成，

待我形容給你聽：

他的兩肩向前挺，

他的面容黝黑髮鬚鬢，

攸立巴營Ἰσθμὸς是其名。

同伴中，攸力栖茲對他特禮敬，

爲的是，他二人協德同心。」

那王后聽他舉出明證，不錯毫分，

便愈覺傷心淚不禁；

直迨她嗚咽唏噓已盡情，

這纔又對他將話進：



『客人啊，我方纔對你本祇知憐憫，  
從今後，卻要留你宮中作上賓。』

你說的那衣服，本是我什襲珍藏在內廷，  
後來用此贈他行，

並把那輝煌金扣飾衣襟。

又誰知我此生再不獲迎他返鄉井！

都只恨那不祥的特羅亞，

害得我二人生死永離分！』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啊，攸力栖茲的可敬后夫人，

你休得要哭毀容顏痛碎心！

卻又誰能怪你過酸辛？』

縱在常人，幼小夫妻恩愛曾將兒女生，  
一旦分離須痛哭，也是常情；

而況你夫君，據說其人氣度若神明？

只是你且住悲辛，

且把我所言細聽；

我欲把近日得來的音信，如實爲君陳。

我聽說他如今尙健存，

且復行蹤已甚近，

便在那提斯潑洛西亞人富饒的國境，

行且把巨量金銀帶歸鄉井。

原來他在脫力內西亞，

已把船舶從人喪失無餘贖；

爲的是，他們宰殺了日帝的神牛，  
因此上天神怒忿。

唯有你夫君抱船梁得全性命，

被風濤飄到非細安人的海濱。

那國人對他禮敬若神明，

給他無數的贈品，

並欲親送他平安到鄉井。

如是，他本可早到自家國境，

特因他欲廣搜財物，再作歸程，

所以延遲直至今；

他本來計慮深長，莫與能爭勝。

這消息，我得自提斯潑洛西亞人之王斐伊頓；

他當我面酌酒向神靈，

誓言送你夫歸來的船舶舟人，

都已在海濱候等。

適彼時有船開往杜利欒，

所以他送我先行。

他曾示我攸力栖茲所獲的金銀，

我見牠堆積在宮庭，

真是十代兒孫用不盡。

他又說，攸力栖茲彼時已到多度那，

去憑那高巍神像問神靈，

藉知此次歸來須明抑須隱。

所以你夫君身體安全，歸期已近，

將不復他鄉遲滯隔親朋。

你若還不信，我肯設誓對神明：

願那至尊無上的宙斯神，

並攸力栖茲的一切家神，俱來作證，

包管我今日所言一一都能應。

那攸力栖茲歸日決不待來春，

便在今月方晦，次月方新。」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乃應聲：

「客人啊，但願你今日所言都驗應！

我他日必重重和酬贈，

必使人人對你羨不勝。

只是我總擔心，

想這話怎能真驗應？

諒我那攸力栖茲終不歸鄉井，

你也無人護送作歸程；

爲的是我家中已無人掌權柄，

再沒有攸力栖茲那樣人，

把嘉賓禮送歡迎。

只是宮人們，你且陪他去濯足，

並把他臥牀鋪整，

須用那羊毛大氅，艷色氈條墊襯，

好使他溫和安寢到天明。

明日早晨，你須服侍他沐浴塗身，

使他安坐在宮庭，

待與忒楞馬卡斯同把晨餐進。

若有人敢怠慢客人，使他煩悶，

我便將他革逐不容情。

爲的是，客人啊，倘教你這樣濫褻不潔就食在

宮庭，

我怎當得起賢德之名？

想人生本如泡影；

倘若還多行不義心凶狠，

生必遭人咒詛，死亦難洗污名。

惟有那宅心寬厚好行仁，

乃得外來人把聲名傳遠近，

博得個人人都頌稱。」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又將話應：

「啊，攸力栖茲的可敬后夫人！

一自我辭別了克里特雪山之頂，駕船長征，

我便不喜用大氈氈條來墊身。

我常時慣臥一硬榻，終宵不成寢，

眼巴巴盼望到天明；

如今也只消如此，暫休勞頓。

濯足也難使我心欣，

且我這雙足，不欲你這裏任何宮人撫搵，

只除非有個年老婦人，

也似我備嘗艱苦，心地清明，

我方肯讓他撫搵。」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又應聲：

「客人啊，聽你所言，悉皆中肯！」

我這宮中所見外來賓，

從未有似你聰明，令人可敬！

我有個年老婦人，性行素嚴謹；

我夫君便是她接生，

並由她乳養到成人。

她如今雖然衰老，

尙能爲你將腳兒淨。

來罷，由立克利，細心人，

這老兒與你主彷彿年齡，

你來替他將腳淨。

想我們的攸力栖茲，

如今當也已他這般形景；

爲的是，人經辛苦易凋零。」

她說罷，那老婦將手掩面，熱淚漣漣，

唏噓抽咽，乃開言：

「我的兒，你煞是可憐！

我見你，不由得心內如煎。

料應是宙斯神對你獨嫌厭，

縱然你對他一向誠虔。

沒有人曾似你把恁多肥腿燒焚，

沒有人曾似你把如許百牢奉獻；

都只爲要求得個暮年清健，

並得把孩兒親訓練。

又誰知他報你誠心一片，

只教你不得把家鄉見！

想我們的攸力栖茲身在他鄉輾轉，

也不免似你方纔，

受盡那無恥婦人的謔誦。

你因欲避她們的凌辱，

故不讓她們將你的腳兒洗，

於是我老人乃被差遣。

我如今樂爲你洗，

一來爲尊重主人言，

二來也因你惹我心憐。

原來你與攸力栖茲極相似，

衆客中從來所未見；

你的體態，聲音，雙腳，

都和他不差一點。」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老婦啊，但凡與我二人曾見面，

確也都如你所言，

說我與攸力栖茲相似得不差一點。」

他說罷，那老婦取了個常用的濯足銅盆，

先把冷水多多的傾進，

然後又沖熱水使微溫。

彼時攸力栖茲身坐在爐旁，

忽爾迴頭向陰影；

爲的是，他忽把一事兒思忖，

就是怕要發見身上的癩痕，

便不免揭穿了真相，

使他的計策難行。

唯時那老婦已經走近，

便動手將他雙腳淨，

果也立時發見那癩痕。

說起那癩痕，一言難盡；

原來他少日，曾有帕那薩斯之行，

去拜訪奧托力卡斯的父子一家門，

被野豬所創留下這傷痕。

奧托力卡斯是他外祖父，

以善權謀僞誓知名。

這天才乃是黑梅斯神所贈；

只因他平素常把牛羊肥腿爲神焚，

故爾黑梅斯神以此相酬贈。

一日奧托力卡斯來遊伊大長，

值己女初生一外孫；

那日晚餐既竟，

由立克利把孩兒抱在膝頭，對他將話進：

『奧托力卡斯，你替你外孫兒取個名。

也是你祈禱虔誠，

纔得天神賜你這外孫！』

於是奧托力卡斯答言如此：

『我的女婿女兒，

你便把我所取的名兒命此子。

我因觸犯了男女多人來至此，

故名他爲攸力栖茲。①

等將來他長大了年齒，

訪外家，來到我們的帕那薩斯，

我常有多多的贈賜。』

因此，攸力栖茲乃有帕那薩斯之行，

爲欲去受領外家的贈品，

他到日，他外祖與諸舅備極歡迎，

握手言歡喜不勝。

外祖母安非第亞。②

把他在胸懷抱緊，

在他的雙目額頭頻頻親吻。

於是奧托力卡斯命諸兒預備殺殮，

諸兒聞言立聽命，

忙把隻五歲肥牛牽進，

剝皮破腹刀紛綸；

然後切絲用弗火中薰，

大衆勻分得一份。

如是，自日中宴飲到黃昏，

父子主賓歡樂甚；

迨至紅日西沉天色暝，



始各上牀去就寢。

次日曙色現微頰，

奧托力卡斯之諸子，便動身出獵到叢林，

攸力栖茲也隨衆而行；

獵犬數頭前面走，

大衆隨跟在後塵。

迨至帕那薩斯山脚跟，

便爭攀那樹木叢生的山壁而登，

不一刻，已躋上那四面風聲的山頂。

是時紅日方從海上生，

映照着田疇四境。

行行至一谷，奧邃幽深；

羣犬在前奔驟迅，

奧托力卡斯之諸子，都把步兒加緊；

攸力栖茲揮舞着長矛一柄，

也在後緊緊隨跟。

忽至一密蔭叢林，

見一野豬偃臥，碩大無朋。

那其間風雨不能侵，陽光不能進；

上有叢枝交蔭，下有落葉如茵。

一霎時，人與犬將那獸團團圍困。

那獸日巢中躍起身，

豎起了背刺森森，

閃耀着雙眸炯炯，

蓄勢停威而等。

攸力栖茲便揮動長矛，奮身前進，

欲待要一擊休他命；

卻誰知那獸舉動靈敏，

早已奔撲到他身，

把鋒利獠牙在他膝部深深斜陷進，

只幸骨頭猶未損。

攸力栖茲也把長矛猛刺那獸的右頸，

登即洞穿致命；

只見他大吼一聲，倒地而殞。

於是奧托力卡斯之諸子一湧前進，

包裹了攸力栖茲的創口，

把符呪止他血滲，

急忙相畀返家門。

及至他治癒了傷痕，

領受了許多贈品，

這纔由外家相送歸鄉井。

他父母一見自歡欣，

卻把那癥痕的來歷窮追問。

他於是把如何與諸舅同獵登山頂，

如何被野豬猛撲噬傷身，

一一的直言無隱。

彼時那老婦手觸這癥痕，心下便分明；

不期手中脚擎持不穩。

那脚陡落在銅盆，

只聽得鏗然聲震，

潑翻了盆湯滿地淋。

她那時悲喜交侵，

滿眶含淚不成聲，

久久乃撫他下頷將言進：

『啊，原來你就是攸力栖茲！』

你雖然是我主子，

我若不見你癩痕竟不知。』

她說罷，眼看着皮涅羅皮，

意欲告知她攸力栖茲已在這裏。

只是皮涅羅皮並未注意；

爲的是密涅發不欲他早知消息，

故使她默默凝思日未移。

於是攸力栖茲急忙動雙臂；

右手將他乳娘之口閉，

左手挽來附其耳：

『乳娘啊，你豈欲置我於死地？』

我是你撫養成人，

豈欲使前功盡棄？

我在外二十年方得歸鄉里，

你既然得神啓示，最先認識，

便須默默在心頭記，

切莫使他人得知消息。

不然時，我倘得神明佑庇，  
把那些求婚人盡皆誅滅，  
便要處分衆宮人，

你縱是我乳娘，也難饒你。」

於是審慎的由立克利乃答言：

「我的兒，你這話爲何恁凶險？」

你知我素來守口如緘，

我意志猶如鐵石堅。

只若你上邀神眷，

將那些凶徒真個殲，

我願幫你把宮人分別忠奸。」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乳娘啊，這事也無用你勞心；

宮女的忠奸我自能審。

你只消將口放穩，

切莫使洩漏風聲！」

他說罷，由立克利重新取水爲他洗，

洗罷把香油塗遍。

攸力栖茲乃將凳移近爐邊取暖，

卻把那癩痕用衣角深深掩。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又發言：

「客人啊，我如今所問更無多，

爲的是天時已晏，

縱愁人也盼得安眠。

我則愁煩無或間；

白日裏，家務紛繁悉在肩，

常只把淚兒洗面。

到夜裏，別個盡安眠，

唯我空牀獨輾轉，

覺萬慮攢心如利箭，

不住的涕淚漣漣。

譬如那判達刺斯<sup>⑤</sup>之女，

與濟楚夫妻成拆散，

誤殺了親兒哀替勒，<sup>⑥</sup>

化作夜鶯啼徹旦。<sup>⑦</sup>

際春初葉茂枝繁，

她哭子悲鳴聲愴慘。

我如今也正似這般，

心中忐忑疑難斷：

欲待厮守孩兒，仍把家事管，

爲夫守節藉博人心滿？

抑擇個聘資特厚者，

便和他結下了姻緣？

原來我孩兒心思亦已變：

他當日年幼無識見，

本不肯我爲娘改嫁他人別去遠；

如今他已成人有計算，

便逼我回到外婆家，

免求婚人耗費資財短。

只如今此事且休提，

我昨宵有一夢煩君解釋。

我有鵝兒二十隻，啄穀在溪涯，

平日用牠造岑寂。

昨宵夢見一鷹飛下地，

把我的鵝兒盡撲斃，

一堆堆狼籍在東西，

這纔又振翼飛入雲霄裏。

我見狀不由得哀泣，

宮女們羣來慰藉。

那鷹忽又飛來屋上栖，

作人言慰我悲悽，

說道：「愛揆立阿斯之女，莫灰心！

須知這事並非夢幻境；

卻是個實境真情，不久便要驗應。

那鵝兒便是求婚人；

我也並非鷹，實是你夫歸鄉非，

要把求婚人滅盡不容情。」

他說罷，我便夢醒，

見鵝兒都在水之濱，

啄穀如常無一損。」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王后啊，你這夢意義甚分明，

定必是攸力栖茲親來預報信。

諒那求婚無賴死刑都已定，

沒一個得能徵幸。』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又把話應：

『客人啊，從來幻夢意難明，

未必是盡能憑信。

只因牠所從來有二門；

一個是象牙所製，

一個是明角雕成。

從象牙門來的，常可慰人心，

卻都不過是欺人的幻影，

從明角門來的，如能記得清，

則他日必都驗應。②

諒我昨宵所夢非由明角門，

縱然我母子一心只盼牠能應。

我如今主意已定，你且細聽：

我不得已下堂他適，便在明晨。

我願仿攸力栖茲的慣例，

豎起竿兒十二根，

各把一圈兒結在頂，

在廣場一線排成，

令求婚人彎弓來賽競。

若有人一箭穿過十二根，

我便從彼終身，

卽時離別這宮庭。

然而這是我結褵之地，

富麗堂皇若仙境，

我欲離時心那忍？

諒他時雖夢裏也不忘情！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又應聲：

『啊，攸力栖茲的可敬后夫人！

你這事須要速舉行；

爲的是，怕你夫君卽便到宮庭，

待不到他們彎弓作賽競。』

於是細心的皮涅羅皮又將話應：

『客人啊，倘得你這般伴我細談心，

縱到天明我也不思寢。

只凡事都有個時辰，

這乃是上天排定；

你我又怎可終宵醒？

我如今要返樓頂，

去臥那冷枕寒衾；

原來自從我夫主別我長征，

我那臥牀便一逕在淚中浸，

已成了個悲悽之境。

你可以臥在前廷，

或便在地板安身，

或命宮人支牀備衾枕。』



說罷，她便舉步登樓頂，

宮女們後面隨跟，

迨既上牀臥寢，

便又想起夫君把淚零，

直至密涅發將他送入黑甜境。

① Iem lius.

② Diāns.

③ Helasgiāns.

④ Chesus.

⑤ Peucalion.

⑥ Aethon.

⑦ Amnisus.

⑧ Ithyia.

⑨ Zephyrus, 西風。

⑩ Eurus, 東風。

⑪ Eurybates.

⑫ Parnassus.

⑬ Cooper 譯本註：荷馬的道德主張，似認人當對惡人

有防衛必要時，即使詭詐偽賢亦無傷美德，故卷二十敘

忒楞馬卡斯對宙斯宣誓，言其母於求婚人中任擇其一

嫁之，彼皆不阻止；實則彼心中計畫，正欲與父協力將求

婚人盡行誅滅也。

⑭ 攸力栖茲 (Tyrosen) 即奧狄秀斯 (Odysseus) 希臘

文 Ὀδυσσεύς 本自動詞 ὀύρα 拉丁文 Irascor

卽「我怒」之意。

⑤ Amphithea.

⑥ Peardarus.

⑦ Itylus.

⑧ 刺達刺斯見夫兄安淮溫之妻有六子，已則僅有二子，因

妬欲殺之，不意誤殺己子哀替勒，事爲朱匹忒神所知，罰

令化作夜鷺。(Cowper 譯本註)

⑨ 明角透明，象牙則光輝而不透明；故前者象徵真理，後者

象徵浮幻。(Cowper 譯本註)

